

·王雲五主編·

人人文

特

號

飛天渡

王生善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王
生
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天
渡

復刊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，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。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。單號每冊八元，雙號十二元，特號二十元。其種數之多，定價之廉，冠於全國。及六十二年秋後，紙張價格奇漲，且不易得，其他工料莫不稱是。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，隨成本而增價，殊違本旨，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，暫不重版。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，然已漸趨穩定，籌謀再四，決從五月起，仍予復刊，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，其原出各書，銷數較廣者，仍予重版，以應讀者需求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，雙號十八元，特號三十元，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，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，仍稍虧損在所不惜。

復刊以後，選材益加審慎，範圍亦日廣，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，且後來居上。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。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

，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，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，不難與時並進，遞增至數千種，乃至萬種，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，此則所殷望也。

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，特號因多載名著，爲存其真，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，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

作者簡介

作者：王生善教授近影

現任：中華學術院電影戲劇研究所所長

中國文化學院華岡教授兼影劇組主任

輔仁大學教授

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教授

中國電視公司節目顧問



飛天渡

人物表

馬大發：龍崑的結義兄弟，排行第三，粗獷豪邁，時年四十餘歲。

龍天仇：龍崑的兒子，倔強、任性，有正義感，年廿餘。

珍珍：活潑、任性，龍崑之外甥女，年十九歲。

龍崑：飛天渡一帶的首腦，爲人豪放，重諾守信，時年五十餘歲。

管月紅：家財之妻，妖艷、潑辣，不安於室的婦人。

陳家財：龍崑的結義兄弟，排行老四，宅心忠厚，爲龍崑掌理財務，兼營客棧，懼內，時年卅六。

吳得亮：心地險惡，善於察言觀色，時年三十餘，與陳妻有染。

龍玉秀：龍崑之姐，寡居，是一位具有江湖氣概的女子，時年五十餘歲。

孟金武：在日軍統治下擔任偽警備隊隊長，年四十餘。

高仰山：我方特派員，時年三十餘。

蔡玉娟：美麗的日方女間諜，冷艷，時年卅餘，看似廿餘。

老 魏：蔡之男傭，日方間諜，時年五十歲。

菊 香：蔡之女傭，日方間諜，時年二十餘歲。

朱世貴：龍崑之結義五弟。

土 豆：客棧小二，憨厚善良，時年二十餘歲。

張 武：龍崑的保鏢。

李 信：龍崑的保鏢。

藍色三號：廿餘歲的女性。

張老爹：年老體弱的難民。

王大夫：當地的中醫，五十餘歲。

龍崑部下若干人。

龍玉秀部下若干人。

孟部長部下若干人。

偽軍班長二人。

日軍便衣甲乙丙三人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時間：民國卅年秋天。

地點：黃河岸的飛天渡（杜撰的地點）。

佈景：飛天客棧有樓上樓下二層樓，用磚木建造，樓上有正廳，廳內設有幾張供客人酒食用的大方桌和椅子。左下區是一間客房，並有一樓梯通至樓上，第一道翼幕與第二道翼幕之間，是出入廚房的通道，客房後是通往月紅、家財夫婦臥房與其他客房之出入口，樓上有二間客房和甬道。

幕啓：正廳內有三五客商走出，客人甲、乙、丙提著包裹，擔著挑子由門外走入。廳內有食客數人飲酒或喝茶。茶房土豆見人進來，趕緊堆起滿面的笑臉上前迎接。

土豆：三位爺們！怎麼啦？您老怎麼又回來了？

客甲：唉！甬提了！

【客人放下擔子，逕自入座。

客乙：真險啦！差一點把命都給送掉了！

土豆：可不是嗎！俺掌櫃早就跟您老言語過了，鬼子封了渡，飛天渡呀！連個麻雀都飛不過去的，可是您，您幾位呀！仗著地面熟，說什麼都不肯聽喇喝……

客甲：土豆兒！

土豆：好啦！這回可叫給堵回來了吧？

客甲：（生氣）奶奶的！土豆兒！你到底有完沒有！

客乙：奶奶的！俺在路上受了一肚子雄氣！回來還得聽你小子來唸經啦？

土豆：（堆著笑臉）嘿！各位爺們說那去了！我土豆兒敢在各位爺們面前唸經？您就是借我八十斤，我土豆兒也不夠重呀。

客甲：好啦！好啦！你小子別儘在這兒磨嘴皮子了。有空房間沒有？騰出兩間房子給咱們歇脚。

土豆：有！三位上回歇脚的兩個房間正給您留著啦。

客乙：咳！跑了一天路，給折騰累了，咱們先歇著去吧。

【土豆幫忙他們摺行李。

客丙：對！先歇著去吧！

土豆：您放著，您老放著，我跟你送進去。

月紅：（OS）土豆兒！土豆兒！

土豆：（相應不理）

月紅：（OS）土豆兒！土豆兒！

客甲：好啦！好啦！土豆兒！你內掌櫃的叫你吶，你伺候你的內掌櫃的去吧。

客乙：咱們自己搬吧！土豆兒！你回頭給打兩盆洗臉水來就行了。

【月紅自室內走進大廳來，客衆逕自走入室內。

【SE：月紅出來的室內傳來一陣笑聲。

月紅：土豆兒！老娘喊了你半天的！你小子一句都不答碴，合著你小子的耳朵賣到燒臘店裡去了呀？

土豆：內掌櫃！內掌櫃！您是怎麼啦！您怎麼劈頭就開銷人呢？您瞧瞧，咱土豆不是一直都在應著您來著嘛？

月紅：應著我？你看你這付要死不活的樣子，八桿子都打不出一個響屁來，你小子合著是你存心要躲著我，存了心來嘔我，你還應著我呢？

土豆：內掌櫃！您只顧在屋裡陪著龍大爺他們玩牌，您……您那裡曉得外頭的忙活動呢？這麼大的一座店面，裡裡外外，樓上樓下，全是我土豆一個人在忙活著，內掌櫃，您又不是

沒瞧見；鬼子封了渡，打從飛天渡口退下來的客人，連著就有好幾撥？這會兒，天將擦黑……

月紅：喲！（學平劇法門寺的戲詞）好小子劉彪呀！你小子在這兒等著我啦？我沒言語你兩句，你小子倒跟我來個全套，沒完沒了的啦！天將擦黑？天將擦黑大門口就該上燈了呀？你小子懶得連燈都不肯上，合著你是存心要敗咱的名聲，你小子存心要人家指著說我這座飛天客棧是座黑店呀？

土豆：內掌櫃，您不是沒瞧見，我沒閒著啦，您啦！

【吳得亮嘴裡叨著洋烟捲，自內室走入正廳來。

得亮：呃！四嫂！您是怎麼啦？您怎麼出來就不肯回去啦？裡面正熱鬧著哪，您還不進去趕熱鬧，您怎麼得功夫跟底下人生閒氣呢？

月紅：吳得亮！我不進去趕熱鬧，那你跑出來幹啥？

得亮：我跑出來幹啥？我跑出來是特地給您姑奶奶送喜信來的呀！龍大哥這會兒手氣背得很，您啦！您趕緊進屋接財神去吧。

月紅：（打心裡高興）真的？

得亮：可不是嘛，龍大哥面前的現大洋都矮了大半截呢。

【土豆開始整理提燈。

月紅：哦！真的呀！那……我那個死鬼呢？

得亮：家財呀！他站在龍大哥背地後，替大哥數現大洋，數得他額頭上直冒汗珠呢。

月紅：哼！小廟的菩薩，經不住香火？天生就是窩囊廢！（轉身看見手裡提著燈的土豆兒。）
呃！土豆兒！你小子還杵在那兒發楞幹什麼？你點著這麼大的燈火不去照亮，你是存心要給我耗油呀？怎麼啦？合著我的洋油是偷來的怎麼着？

土豆：內掌櫃，你跟吳爺一直在說話，我在這兒等著您啦。

月紅：等我！等我幹啥？

土豆：等著您內掌櫃還有沒有別的什麼吩咐沒有呀？

月紅：得了！得了！你小子這會又跟我水仙不開花，專門裝蒜哪，你還不給我滾去幹活去。

土豆：是！是！內掌櫃！

【土豆自大門下。

得亮：四嫂！進去吧！龍大哥催著咱們進去下注呢？

月紅：喂！吳得亮！你別忘了，你贏的錢，有一半是你四嫂的哦！

得亮：咳！四嫂呀！這還用得著你交代嗎？甭說錢財是身外之物，就是我吳得亮混身上下這七十三根骨頭，只要您四嫂說聲喜歡，根根都是你四嫂的。

月紅：哼！吳得亮！你別儘在我面前來天橋的把式了！我告訴你，你四嫂可是個實心人，平常日子

你在你四嫂耳朵根子裡，說過那些個好聽的，我可是句句都攔在心裡頭啦，你要是存心給我逗樂子，在你四嫂面前打馬虎眼，告訴你，惹煩了我，（狠狠地，說變臉就變臉）我可叫你一個字一個字的給我吞回肚子裡去！

得亮：喲！喲！喲！我們四嫂是什麼角色，在這黃河兩岸，在這飛天渡一帶，提起我們飛天客棧的內掌櫃來，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呀！就衝著我這個小小的吳得亮，我敢在您陳四嫂的跟前打馬虎眼，我怎麼啦？我是活膩了，我還是活得不耐煩了呀？

月紅：哼！你曉得這話就好了！

【陳家財自內室走出。

家財：呃！得亮！月紅！

得亮：（恭敬地）四爺，您不玩了？

家財：你們兩個在外頭窮磨菇什麼呀？龍大哥正在興頭上，你們還不進去陪著去。

得亮：是！是！四爺，我這就進去，我這就進去。

【得亮急忙入內室。

【月紅紋風不動。

家財：月紅！怎麼啦？進去吧！進去陪大哥推幾把去。

月紅：大哥！大哥！大哥！你一口一個大哥，看你這副沒出息的样子，我打心眼裡就作嘔！

管月紅怎麼倒了邪楣，我怎麼會嫁了你這種窩囊廢丈夫的？

家財：月紅！你是怎麼啦！又沒人得罪你！你幹嘛見了我就沒句好言語呢？

月紅：好言語？我要怎麼給你好言語呀？你是要我哄著你，你還是要我來餵你呀！你不想想你自己有多大歲數了？你以為這個客棧的生意是我一個人的？你以為賺了錢我是往娘家裡帶呀？怎麼？我出來打個轉，照應照應店面上的生意都不成啦！

家財：瞎！月紅，妳看妳誰說不成了來着？我的意思是說，龍大哥在興頭上……

月紅：得了！得了！你省著點吧。龍大哥，龍大哥，你閉口一個龍大哥，你閉口一個龍大哥。你就像說戲詞似的，倒過來，順過去的唸殃。你也不嫌你嘴皮子累呀！哦！龍大哥是你的衣食父母？是你的恩人？是你頭頂上的一塊天？你老婆呢？你老婆就不是人啦！你老婆就是你的洗腳水是不是？

家財：月紅，妳看妳這個娘們，妳怎麼越說越不像話了呀，龍大哥就在屋子裡頭，妳不怕給大哥聽到呀？

月紅：聽到了又怎樣，我管月紅做事一向是敢做敢當，龍老大就是在這兒，我也敢這麼說！

【土豆神色緊張地匆匆走入。

土豆：掌櫃的！掌櫃的！

家財：土豆兒，什麼事呀？你看你慌成這個樣子！

土豆：馬三爺跟……跟龍少爺……他們……他們回來了呀！

月紅：馬三爺跟龍少爺回來就好了，那你慌個什麼勁呢？

土豆：不……不是……是……

【受傷的馬大發和神色黯然的龍天仇率幾名「殘兵敗將」走進屋來。

土豆：你看嘛！

家財：三哥！天仇！

月紅：三哥，怎麼啦！天仇！怎麼啦？出事啦？

家財：唉呀！三哥！你掛彩了，月紅趕緊到屋裡去把金鎗藥拿來。

月紅：哦！

大發：等等！

月紅：怎麼？

天仇：四叔，我爹呢？

家財：在屋裡要錢呢？天仇，怎麼啦？

天仇：出事了！

月紅：啊！出事了！

家財：三哥！怎麼會出事的呢？一路上不是都打點好了？怎麼會出事的呢？

天仇：給日本鬼子堵住了。我……

大發：天仇，你不要怕，一切由你三叔來承當，我進去給大哥稟告去。

月紅：馬三哥！您稍等一會，這會兒您最好不要進去。

大發：怎麼啦？

月紅：老大手氣不好！你湊著這個節骨眼去掃他的興緻，您不怕他給您一頓啦？

大發：四弟妹！漏子已經捅出來了，伸頭是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，怕又有什麼用呢？

天仇：三叔，是……是我不好！是我連累您的！我……

大發：天仇，別怕，三叔我這個年歲怎麼能說是你連累了我呢？你放心吧！一切都有你三叔給

你頂著。我進去了……

家財：等等，三哥！天仇！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，著急也沒用，我先進去，我去在大哥面

前先墊個底去！你跟著再進來吧。

【家財正準備往客房走去。

【得亮恭敬地掀開門簾，龍崑昂然進來，身後跟兩個貼身的保鏢——張武、李信。

衆人：大哥！

天仇：爹！

得亮：龍大爺，您請坐！您請坐。

天仇：（恐懼地）爹！

大發：大哥！

龍崑：（按捺著性子）老三！天仇……？

大發：大哥！

天仇：爹！

龍崑：你們這麼快就回來了？那票貨……那票貨你們給送到地頭了沒有？

天仇：爹！

大發：大哥！我跟天仇領著那票貨打從飛天渡起身，我們晝伏夜出，一路上都很順當……

龍崑：嗯！

天仇：可是……

大發：（有心承當一切）可是……我們到了陝州地段，在離縣城還差五十里的劉莊的時候，就……

……就……

龍崑：就怎麼樣？

大發：就叫日本鬼子給堵上了。

龍崑：什麼？馬大發！你說什麼？

大發：大哥！咱們那票貨……咱們那票貨叫日本鬼子給堵上了！